

中西古代船舶造型设计中的装饰风格及其视觉特点

0 引言

古代船舶自先秦时期即已形成装饰传统，船舶装饰不仅具有标识与防护功能，更在长期演进中形成了具有文明标识意义的装饰体系，承载着特定文化语境下的象征意义，构成古代造物智慧的有机组成部分。本文从船舶造型角度出发，对中西古代船舶在装饰方面的差异进行比较，从色彩、图案、装饰配件及视觉效果上进行分析，探究不同文化语境下船舶装饰风格的演变脉络，以及它背后所代表的历史文化意蕴。

1 中国古代船舶装饰风格特征

1.1 色彩——彩绘丹漆

汉代楼船涂漆以丹漆（朱红色）为主色调，加上彩色丝绸织物、绿色的伞盖，组成高饱和度的红绿色彩对撞。这一色系搭配是从汉代宫廷建筑漆艺继承而来，技术条件是以矿物颜料（朱砂、石膏）的制作以及桐油调色。丹漆的涂刷起到了强烈的视觉识别效果，同时可以对木船的防水防腐起到一定作用。大色块包裹船体，搭配绿色丝织物饰边，让船体在整体视觉上呈现出整体性、秩序性与华丽感。

1.2 图样——龙舟鸂首

船身刻龙纹为装饰，船头画着鸂鸟的模样，龙在中国古代是帝王的象征。因此，鸂首的装饰本质是一种更为广泛的崇拜，龙纹以阴刻线或浅浮雕呈现，多分布于船舷两侧，其造型采用写实与程式化相结合的手法，在视觉上形成一种警惕活泼的感觉，在造型上使船的头部更加高耸挺拔，有驱逐水怪的作用，组成了中国古代船舶装饰中威严的视觉体现。

1.3 构件——楼阁飞庐

中国古代船舶装饰风格中，造船工匠运用了殿堂楼阁的建筑形式语言，汉代楼船就是这一风格的突出案例，层层叠叠的设计，使得船身外观看起来具有高大巍峨、层次分明的形态特征。隋代龙舟更是将建筑化的装饰推向了高潮，飞檐斗拱、雕梁画栋都直接被用到了船头、船身以及船顶，镶嵌着各类宝石、珍珠，龙舟整体装饰风格就是按照皇家宫殿建筑的尺寸大小，以及空间分布形式来进行综合设计。

2 西方古代船舶装饰风格源流与设计逻辑

2.1 装饰风格源流

船舶装饰的习俗始于古埃及，人们在船首两侧各画一对眼睛，其意图是通过视觉信号来确保航行安全，腓尼基及希腊的三列桨战舰上亦有眼饰，可以防止被邪眼盯上。随着帆船时代船首碰撞战术的盛行，船柱装饰重心下移，装饰中心从船首转向船尾，商船最明显的特点是弯曲的艏柱被雕刻成天鹅颈曲线，在顶部镶嵌一只镀金的天鹅头，在船尾加上鹅头或鸟头装饰，将雕塑技艺与端部结构功能融为一体。

2.2 装饰设计逻辑

西方古代船舶装饰风格设计很大程度上是受勇士文化

影响，据奥塞贝格沉船的考古发现，约公元 800 年的维京船首像呈现为一尊昂首竖立的、具有威胁性的龙头形象，其视觉意图极为明确：1）恐吓敌人，在心理层面形成先发制人的震慑效应；2）驱散海中邪灵，维京人相信将其形制置于船首可以有效保障航行安全，防止海难发生。与地中海各民族以祈求守护为核心意图的装饰不同，维京龙首的视觉逻辑本质上更侧重于“向外投射”，使船本身成为神灵在场般令人畏惧的存在。其船首龙头是采用橡木精雕细刻而成，船尾塑造成野兽或大毒蛇的形象，船缘处还摆有金银盾牌作为辅饰，这一图腾装饰设计将维京海民的勇士文化、侵略意识与对超自然力量的控制欲融铸为一体，成了西方古代船舶装饰传统中最为鲜明、最具视觉冲击力的一支脉络。

3 中西船舶装饰视觉特点的比较分析

3.1 装饰形态对比

中国古代船舶以大面积彩绘丹漆为主要视觉语言，强调面的覆盖与色的对比，视觉感受偏向绚烂、饱满与秩序感，船身以浓艳色彩铺陈，吉祥图案均以画笔勾勒，辅以楼阁式构件的整体涂装。西方船舶则以立体雕塑为核心载体，从古希腊罗马的青铜野猪首、神祇雕像，到维京长船的整木龙首，均以雕凿而非描绘来塑造形象，船首首尾具有强烈的实体存在感与攻击性，且彩绘偏向平面装饰性与象征性。在装饰形态上，前者服务于整体视觉氛围的营造，后者装饰能量高度集中于船首这一关键视觉节点，形成戏剧化的视觉冲击。

3.2 装饰意图差异

中国船舶之华美，意在彰显国威与教化，龙舟鸂首虽可普及但须配合等级制度，楼阁式船舱的层数、颜色、旗帜均有严格规定，其审美逻辑是自上而下的规范性表达。相比之下，西方船舶的装饰更具个体叙事特征。每艘船的神像或龙首承载着船主或城邦的独特故事。因此，装饰并非统一规范的等级符号，而是船舶自身个性化、竞争性的标识。这种差异折射出各自文化气质在远航器物上的投射。中国古代船舶装饰重“礼”，旨在以统一秩序彰显文明正统；而西方古代船舶装饰则重“事”，试图以独特造型来讲述自身历史文化。

4 结束语

中西古代船舶的装饰风格形成，是古人对海洋敬畏与彰显权力与文化的体现。尽管中西船舶装饰风格迥异，但二者在深层功能上具有惊人的共性。1）无论是中国古代船首绘鸂鸟以“厌水神”，或是西方维京人以龙首镇慑海怪，二者均服务于航海者的心理补偿需求，装饰本质是人类面对不可控的海洋时所采取的象征性控制手段；2）二者均以装饰作为文化身份的宣示，除功能实用之外，均承担着精神安抚与文化宣示的双重使命。船舶装饰之本质，是古代文明跨出陆地之际对未知世界发出的文化宣告，值得持续深入探索。

王姝诺

（西安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，西安 710065）